





劫者記

五日。見小南船近岸。一人開房出  
視之。見一婦人。如婦人。急走  
入屋。見其妻在室中。如婦人。  
概以口訐。聲所播。如婦人。然上  
與圖中人無一面識者。祇能徘徊室  
外。不許作入幕之賓也。翌日。衆小  
圍博。與正家門忽然而開。一不速  
客。居然直入。遍個中人之一小園點  
頭為禮。衆見係熟識者。不覺措意。  
客亦入局。互有勝負。未幾。又有數  
客人。皆與不速之客熟識招呼。時方  
作牌九之戲。莊風大熾。某小園負五  
十餘金。不敢再戰。揮牌而起。聞諸

小香紅姊花。上海上移仙漢皋。飛  
聲歌臺舞樓間。吳莊勝有疑焉。三紅  
集以張之。(妹名小月)小荀紅荀  
子思德。樂定公詞句為聯以贈云。唱  
曲含香。吹年聘月。「紅裙隔萬翠  
竹如烟。」中隱看月紅裙四角。定公  
詞疑疑為此二妹者哉。文章今天成  
妙手偶得之。信然。

客語客門縣案出一鴉片之物而  
然上視之物則休也。一省虛假始  
來諸審亦各樹門次。出手相惜。客

昨歲臘月。家有應州郭當局之請。與  
吳佩氏特設素齋為之洗塵。宴客  
有趙郡周鴻儒翁。吳亮等。吳氏因  
吳氏知祖訓之紳士。亦供於談笑之  
理之書。千無不一讀諸子百家之  
第即樊豐。大帥欲學欲飲兒兒  
百師焉。師歸。謂家君曰。自民元  
一遺矣。言已大笑。振袖而光。環  
曰。爾君曾為易經作註疏。可取出  
來此不易。未可以方命也。旋言終口  
所註之易經者。紙薄薄三四十紙耳  
有「兼謂」。或又謂「者」皆神戶  
皆有所有權。他日刊出問世。有何  
道又安能挽回此一較勝之心哉  
日。他日能挽回此一較勝之心哉  
尼家弄誤。偶為吾喜。以此。余今日  
盡其文辭之通順與否。余不遑究。而

浩繁偶語  
(續)

吳佩氏

易經

秋色

自南陽劉社建金光明道場抵豫後  
劉家花園樓上吳氏臥室中陪席者  
一席皆名流吳氏一婦一婢一吳與數地  
一角也吳氏稱贊曰大文地  
子知一不意一不知者念咒耳湯  
子太孫曰地地乃離座而自贊第三  
座何得過道者蓋從家謂吳曰  
語曰：雖然然子從未示人老道  
中取出書一禪之所謂吳氏  
語有可解不可解吳氏曰：凡  
語上自台肥旁及各軍閥  
人情何若子默言以要心盡力助  
吳氏長時及至君別辭出與  
劉氏一書而後果自奉政也  
此直觀語語其本義詳解云手哉  
易言可證論已

道經南寧瑣瑣一北黃國統制處已為參謀  
 人、口則各報誤作黃國事、其時不過營長  
 曹錕是久、亦清本年曹錕、其為人、滑於鴉片  
 知事出、當怒曰、其間有他嫌也  
 若債千金、則先已犯法、何引引  
 病

以必往生之期已屆，取谷人備棺

還其有祿而葬之。

余書中書曰：得事病瘵幾歲。飢寒

而靡定，醫又病，請吏長治河東

以是病瘵者，乃得補授左病掾。

吾嘗謂古中而長春得其反，不加

雕琢，自然天成。早為欲望，以為否

無不洽之益矣。詎謂病瘵，獨一

學如卿以自代，著主而不謂其

登人旋地絕不可終日，而所賦、

花不以謝，延年而復見，處處正興

以樂而與，匪徒見之，便足正興。

年。○彭越

○都爲

我他別寄交

舊商賈是加

敢辭計從

五切結

出得名名第

蘭園爲之二

諸當富見之

松竹茂茂

盡蘭和暢

蘭園而體小

吳越郡王

故陳上分封

年。○彭越

○都爲

鳴呼！校舍借彭氏莊誼  
時風雨而作戲。陽光石  
山西樓面來開。秋凋冬  
侵暑略縮長年。一樹梅。

八則古詩得國平賦出。  
滅。○南園本吳楚王  
所倚建。今悉廢爲農畝  
子孫賢。試君喬木自  
其自有國以來已二百餘  
年存世祿。先正典刑鼎

猶觀今朝金日再來也。  
遂常。用句「新知機油  
致學校原相長。開卷無忘

欲把金針對度。月華甲乙嚴讀技  
學淵如海流。漫把假說。有投。  
自讀書先食。後將書思惡過哉。

聖宮助長使爲物命己芸人太尊誠。  
收花此心勝子裝袖披衫好研求。  
古方學法三。計深擬大風前中。

曾記蘇康陳映雪。又聞趙子燕松松。  
暗看楊柳帶書衣北線光陰富火耳。  
好趁微霜對讀書花邊綠石化成冰。

○如 地 我 聞 ○  
○碧雲南山漲潮來。撲有吳八顯  
致谷溪山江漢口四件請爲沐淋。灑  
瀛口共舞全內。自有山人足跡。  
(附結)

鄭大爺道：小弟書山案中名位不高，武藝又低，恐怕不能調上兄之尊，亦疑髮髻哈哈大笑，現在世界上，聲名的，那有真書本領，今竟同進中謁力，狂捧騰了，鄭兄弟既感應到這層，以後索性由老來捧捧一捧，就不愁江湖上無人不知你鄭大爺是一籌好漢哩！鄭大爺當時感激涕零，唯唯允諾。從此亦變鬼變在山寨中大吹法螺說書家鄭兄弟本領，比俺亦更更靈驗，高出萬倍，亦更靈的一柄朴刀，使得神出鬼沒，江湖上誰人不知，歌價不曉現在他自己說鄭大爺的本領比他高，於是，一般以耳為目的鄙信，以爲真，不多說時，鄭大爺常給亦更捧出了世，從來不說約有兩句食語，叫做有話長，無話即短，光陰荏苒，匆匆數載，這鄭大爺一經出名，使忘却本來，以爲自己的本領確實高出亦更劉唐。

現攝公擇  
已竣日映

大中華百合影  
片公司出品

[illegible]

管見錄

至校校訓人而創好說唱雜劇索索爲之色然恨人不得  
焚其文書索索爲之刺學聰慧又西人視索索爲色然恨人不得  
整其父書索索爲之刺學聰慧又西人視索索爲色然恨人不得  
者而征之十年之間所交遊不勝便索索家居飛路日以爲  
往來友知索索家中視以爲索索中婢役至索索之不適則索  
置車夏月乃道車夫視以爲索索中婢役至索索之不適則索  
車而夏月乃道車夫視以爲索索中婢役至索索之不適則索  
也久則不復牛校、惟恐晚晚三車如故故索索聲譽漸高自僕者  
索索年強壯壯是年少者皆無所畏他、不顧明喻家有僕者  
索索年強壯壯是年少者皆無所畏他、不顧明喻家有僕者  
索索年強壯壯是年少者皆無所畏他、不顧明喻家有僕者

神州影片公司第三齣「道長之父」已發。陰歷正月廿一日在申東開映。此齣之根柢，係建築於「唐虞夏商」幾千年之「精微」之上，描寫一種「個人生活」與「社會」之衝突。一個「君子」與「小人」之衝突。不辭而別，不辭而歸，不辭而到，不辭而到。……「伯糾」此齣一出，當與前齣之所謂「神州版」有注重於時的意味，這為的

浙江路某女姐之應徵者，每次爲二元，歷時三句鐘，徵者均謂較貴。一老台組合云：（錄）



一、而彼二賊者乎！速斃殺，毋過我，不然吾自此四層樓之洋空，作一飛鳥之舉矣。當余言時，下廂內鐵路電報樞流，行人各落作問，聞余至極慘厲之聲，輒目欲擊之，余又若其板面，壓大入投井之狀。手拘余下，下廂亂罵，余俱稍縱容之，余知己入堂中，氣乃益壯，此時彼忽以手槍納於我袋，以令自附其師去，自後即不至此。余乃告以余業務頗重，生意甚真，多索一銀時矣，則少一自便之收入，余乃允之，余乃無法，余乃得意，然已陷受嘲罵矣，其後殺少一即在某小報，刊余小影大罵，并逢人輕罵其名字，謂其禍與我相和，有遠東如何如何，云云。幾名聲不將為之取戰爭乎。此時聞人驚之奇，探小短聞，亦在報章，作某君，乃由某君取報聞而誌之，思所以謝之，蓋，長久，益無難矣，如師友，蓋已深也，復取報章而誌其端，忽聞館中詢何人，某君乃致函館中，且告聲告之曰：吾報館中誌

[illegible]

新羅國僧伽跋致又跋致，問於東亞三傑友，有算人之疾者，每於座隙，又跋致，或援後，打撲克也，或召名花，或選神友，而相成勿得，乘指於間，友愛願書三章之約，而到劉楨之說，與僧伽相誓手無間，有林君者，其儼及西方之觀，而僧伽指誓手無間，而可樂也，余乃改書于閣下，句云：誠肉其長二色，雖臥與久臥齊飛，友愛稱善，詩書古文義在側，爰誦其寫西方神友之圖如下（活佛）

其具密示諸自，知我，然放過性成，不能復自檢束，銷聲匿跡，漸生副安人，則出而示戲場中，一念果者，初亦燕好大嬉，由一以愛脫視，知覺見耳，推目結于寶，俾使果脫，於是靈靈變皮，

爰無不  
變轉  
靈靈  
所願  
為所  
分視  
銀行

哉。而樂無半收者，實屬子瞻上之誠  
 探斯旨。本非已願，而迫於自貨貨  
 之生活之中，不得已而為之，是實為  
 保守人格與私利也。若不然何必  
 終日奔波可樂哉。此實其誠英斯言  
 條，當可舉。如我者，作詩一首，實  
 條，不時耳。然英之終身名譽，無  
 形中已見。故詩不描寫味。致向聲  
 望子史正為荷。此致。  
 徐英與白